台學統

台學統卷四十八

黃巖王　棻　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四

少保王方巖先生居安

赤城志淳熙十四年王容榜王居安黃巖人字簡卿以省試第二人爲甲科第三人歷司農寺丞知興化軍祕書丞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左司諫兼侍講起居郎崇正殿說書知太平州浙西提點刑獄權工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以捕李元礪兼領吉州尋奉祠除工部侍郎今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

宋史列傳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
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
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
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
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
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
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
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
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
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
類民未易安必擇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

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
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
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
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
廷於節度尙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
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
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
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
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鏹有損無益宜
遏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
害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

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搬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

嘉業堂刊

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佐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佐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佐胄未可知也佐胄數年之閒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佐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佐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佐胄旣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

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
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
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
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倎
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
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讁死布衣呂祖泰上
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
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
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
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
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

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加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變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郎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

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言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入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𠏉去軍羣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辨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爲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𢢼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𢢼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

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擒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閒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轍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池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

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
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
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
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
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
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
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
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
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
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
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

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鬬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㗱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為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祀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

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功肌補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旣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

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論曰王居安埽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雜錄

侍郎方巖王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方巖屹屹上薄於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踣大姦亦埽羣邪根極

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憸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瀛奎律髓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詩云枚數人才難倒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談詩玉麈爲誰揮歸期趁得春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酢易面無慚色去留輕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王居安字資道一字簡卿台州人湻熙十四年丁未探花韓侂胄之死驟入言路尋即去國此送詩殆其時也後起家帥江西與湖南漕帥曹彥伯同平峒寇位

至侍從劉叔擬有賀新郎詞壽王侍郎簡卿云小隊停鉦鼓向沙邊椰下維舟慶公初度平盡群蠻方易鎮此事多應有數奈自古功成人妒君看樂羊中山役任謗書盈篋終無據千載下竟誰與詩中帶得西山雨指天台雁蕩歸歟壽鄉深處緩急朝廷須公出更作中流砥柱笑癡騃紛紛兒女多少人間不平事有皇天老眼能區處揮玉斝聽金縷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輒亦繼作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集

季父昔從我寒鐙聽微更強扶痟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遊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郎圻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侍郎葢

代豪平鑾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瑚
刻涵濡透晶瑩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褰裳念數往
歲晏霜雪零
大都督待制方巖先生召飲於州治之春野亭因和蘇
子美韻　閩清白玉蟾本名葛長庚　白眞人集
夕陽花木丹青活煙月山林水墨昏碧縷倦飛縈寶鼎
紅波驚漲溢金樽掀髯醉接君謨筆擊缶吟招子美魂
因逐上方雙舃至亦隨桃李入春園
送王簡卿歸天台二首　鄱陽姜夔堯章撰　白石集
迎風吹白髮送客向黃巖任事何爲爾如君自不凡城
陰當復會詩卷可頻緘縱別無多久江河望遠帆

僻書雖不願治粟亦何爲夜月同游處春潮獨往時無心資造化任運有成虧護冷加餐食幽居且自怡

挽王侍郎二首　杜範　清獻集

地靈鍾國秀臚唱壓時名虎觀堅廉節蝸坳振直聲志隨時暫鬱身與道俱榮人羨腰金日於公孰重輕

里枌敷蔭樾晝繡借輝光誘接嘗登席摳趨屢負牆故山欣弭節華屋痛帷堂歲晚凋松柏令人重慨傷

遺書

經界弓量法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明焦竑經籍志無法字今佚

方巖文集十卷　子晫編赤城新志云亡其半今盡佚矣

方巖王公文集序　臨海吳子良撰　赤城集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
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倪竄嶺外伸雪故
太府丞呂祖儉承務郎于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襃其
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
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
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
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刪而
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
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
彥逾耶使彥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
改他職是蹈侂胄前轍遏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

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惡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
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諭公越職奪一官罷
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
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慽召權工
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
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
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須戶祝之然忌議復起坐廢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
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
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
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

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譏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嚋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爽暢絕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遺文

論今日莫急於禦戎疏 三台文獻下同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禦戎然自用兵以來廷議不一臣竊憂之自古中國之待夷狄不過戰守和三策而已大抵以守爲主而以和戰爲權惟其能守故可戰則戰而戰不至於愚可和則和而和不至於屈以吾之

所以待之者素有其備故也臣觀近日之事則不然言戰則無必戰之聲勢言守則無必守之規模言和則無必和之成說三者之論久而未決是豈可不原其故哉國家自南渡以來其爲失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議者不知邊防失策之由而輕言兵事抑何不思之甚也自紹興和議之後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堠不明當時所建城邑始於和議之際收復殘破鳩集其民而居之初非有意於審地利相形勢謀爲異時解盟敗約金城千里可戰可守之計也縱或有之亦不過因陋就簡潛爲經畫而已而其實可以憑藉者十無二三異時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往往擊於開邊生事之戒日

就苟且莫能加意況自紹興以來內郡之民利其荒閒
謀往居之生息日蕃車馬屋宇漸擬內地後生晚長不
見兵革薮自辛巳逆亮之來邊民始稍未幾修好如初
武備復弛自是厥後非無深謀遠慮之人逆知今日之
事每謂沿邊城壘其可守禦者有幾沿邊之田其可使
官兵留屯者有幾計非不善也然城郭既立則難以復
還請佃既久則難以復奪而況虜人耳目鄰近微有改
作官吏懼譴縱有欲建長策爲國遠慮之人孰敢遷移
一城邑以據險要奪一民田以便留屯哉所以守不足
恃和戰費力及至前日戎馬侵犯邊境沿邊之城疏缺
甚矣淮襄州郡蹂踐大半足見沿邊素不爲謹守之備

用兵之道進則可攻退則可守斯爲善計茍爲不然但知進以謀人不知人之謀已進以圖僥倖之勝退不知自保之策爲謀亦已疏矣臣聞虜人一入吾地修城掘塹便爲守禦之備豈有我國家素有之地平時無事不曾修治險阻一旦用兵但爲長驅之計不思保守之策攷其源流利害之迹灼然可見今也置督視宣撫諸司而未有大舉之日遣和議之价而未有必和之報竊恐和戰猶豫計慮狐疑倉卒有變必誤大事儻使虜人果能聽命求和使瘡痍之民稍稍息肩豈不甚幸然虜情多詐固測豈可盡信或知吾圍之未固而我又屈意以議和彼必有難塞之請朝廷自度能悉從之乎臣知其

不可也議或不成虜必再來事不在遠不過三數月之閒耳夾淮之戰不可不急爲之備也或曰若此則和議遂可已乎臣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何嘗因戰而廢和哉惟我之形勢先立可守可戰彼自度不能以必勝而後有可和之理我無必守必戰之形而屈意以求和彼必驕蹇而邀索此和之說所以未易議也何謂可守可戰之形如揚州之堡寨眞州之六合若和若楚若襄陽皆以城壁稍堅虜人屢來屢卻亦足以見有備無患之小驗如安豐如濠梁如滁陽如儀眞如光化如棗陽等處皆以城壁不堅遂至虜人蹂踐其地而無所忌憚及今和議未定百事可爲兵少處便當益兵地險處

便當增戍城壁可遷者即遷可修者即修凡百守禦之策次第修舉縱未能逾淮前進亦須使敵人稍知疑畏斷不可玩敵弛備以待和也倘吾之形勢漸立兵勢漸振守禦之道無闕異時欲和則和欲戰則戰無不在我機會所在間不容髮此廟算所當先定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誅殛韓侂冑陳自強疏開禧三年十一月爲右司諫時上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居諫諍之列臣辭不獲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朝制竊見太師韓侂冑罷平章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衆人去國公

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於邱山而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姑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咈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佐胄始以肺腑貴緣寅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蓋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垂簾之眷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佐胄乃以預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廷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忽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

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御前金牌祖宗專法隸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於鋒刃弱者塡於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屍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卽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而天亦知之

不惟中國知之而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宮官宮妾皆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之心無有限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内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

安其生也況比者小使之遣虜帥嘗以侂胄首謀爲言是虜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陛下之意也使誅戮侂胄而虜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又聞(原作尙謂)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負罪止於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公師平章軍國者皆東班元勳巨德而後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服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污濁

老益貪鄙徙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至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内祠凡所施設尚關廟堂自强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昏但貪榮而冒處自强狡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彝於後自强之爲己計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强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箝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以其姦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姦

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

論知人安民赤城論諫錄下並同為太學博士時上

臣聞皐陶以智爲帝謨古今之進言者無以尙矣意其必有非常卓絶之論今攷之書其大端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自今觀之豈不類老生之常談哉臣嘗反覆思之自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過於斯二者後世循之則治反之則亂益信皐陶之言亙萬古而不易臣敢發揮其意爲陛下陳之夫人之難知非君子之難知也惟小人爲難知耳佞者似忠詐者似信訐者似直急於求用則隨時好尙巧於迎合則同聲是非苟惟知之不審辨之不早待其名位既高罪戾既積然後從而

疏遠之罷斥之豈惟褻用朝廷之名器其於國家之利害所係不已多乎陛下思知人之難則選任之道不可輕也國家自累聖以來養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羣公固已深論之矣逮駐蹕東南供億愈廣賦取愈繁攷財用之入輕經費之出益非祖宗之舊矣今田里空虛州縣匱乏歲幸中熟猶有愁歎之聲閒有聚斂者專事掊克貪墨者肆爲贓汙罷輭者縱吏爲姦則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乾水溢之變何以保其不爲盜乎陛下思安民之難則惠養之方不可緩也選任之道莫若明詔大臣攷覈其名實而參酌乎衆多之論謹重於用舍而期合乎好惡之公則誠實者有以自見而虛誕者無所容

其欺斯可以昭陛下知人之明矣惠養之方莫若明詔大臣講裕民之策擇循良之吏節浮冗之費弛無名之斂使休戚有以相關疾苦得以上聞斯可以達陛下安民之心矣夫人不知則官廢職民不安則國易危此君道之大端在陛下可不亟圖之乎陛下誠留意焉則有虞之治庶幾可復皐陶之謨不為空言矣臣不勝惓惓之愚取進止

論災異當修實德實政按嘉定元年三月臨安大火凡四日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疏當上於此時

臣聞災變之作天所以警人君也自古遇災而懼則天意可回災變可弭遇災而委之於天歸之於數不為思

患預防之計則自茲以往寧無可慮者乎近者烈燄爲災京城之內大半煨燼天災若此不可謂無自而然也向使火備素修號令素明舉樂喜之政行子產之事軍兵不敢懷幸災之心起覬賞之望思用其命各宣其力則亦不至若是其甚也國家自南渡以來火災未有酷於此時者在陛下可不思畏天之威而敬厥德乎軍兵非不多賞予非不厚而滅裂怠惰曾無塗徹之功致塵宵旰之憂煩廟堂之慮在陛下可不思備患之道而立厥政乎陛下減膳避殿發廩賑給罪己以慰人心抑奢以厚風俗天下仰望聖德之新聖政之舉而被火之民知陛下念之漸有生意而臣惓惓之愚則願陛下自今

以始修實德立實政而後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願也陛下思積累之艱念付託之重開言路決壅蔽公天下之是非辨天下之邪正居之以剛健行之以中正則實德修矣陛下追究既往臨事倉卒若將若兵無足倚仗正紀綱明賞罰有罪者誅有功者用儲養人才為國遠慮則實政立矣實德日進實政日舉行之有常對越無媿則成湯之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不過是也信能行此則足以和同天地而延社稷之福也狂言逆耳惟陛下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撙節財用減汰冗費

臣聞時有緩急事有變通處艱難多事之時而不知權

宜變通之術是猶拯危極之疾而不用苦口之藥未見其痊愈之效也今師旅暴露於外日費千金總饟之臣屢以乏告州郡之財平時猶患不足況當招募調發之後百費倍於常時獨有節冗濫之財可以濟緩急之需耳豈可循於人情而不知變乎軍興以來督視宣撫有司分僚設屬辟闕掛遣因軍興而設官者不知其幾時固不可免者今內外官司不甚緊切而繁冗者固宜併省而兼攝也今天下之財賦總於戶部而又有國用一司何耶豈有爲戶部不能理財必爲國用司而後能理財耶不知自有國用司之後官吏俸給月費若干天下財用增益若干亦嘗稽攷及此乎臣慮其無益也

今天下之法令歷代成書敕令格式條目明備燦如日星守之勿失亦已足矣今復置敕令一局何耶縱有奇請他比刑部自當隨事申明春秋須降何至專局置一司豈法令有日更月改之事乎官吏俸給日計不足歲計浩繁若此等費臣知其無益也且節察防團等使祖宗之時固有限也今比之舊不既多乎縱曰已予者不可復奪平居坐享厚祿多事之時固宜體國除見今管兵之外其餘俸給權議減借不亦可乎官有常職職有常員今內而輦轂之下外而州郡諸司添差之員不知其數向也止於戚里今不止於戚里矣向也未嘗鳌務今則類多鳌務矣厥今何時而捐此不急之費可不痛

加裁減乎凡此之類不可悉數如前所陳儻盡取而省節之計見今內外支納之數權令解發以供軍需之用豈不有助於一時之大計乎年歲之後規模必定百官調度漸當無闕然後可以復舊矣人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當國多事之時捐軀喪元有所不顧儻併省其冗官或借其冗祿而有利於軍國之用亦孰敢歸怨哉臣之所言葢一時權宜之策如有可采欲乞睿旨降付三省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當以感勵人心激昂士氣爲先

臣聞孔子之言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孔子之意葢譏宰我一時之失言非謂天下已成已遂已往

之事皆不可以復言也俗人不察聖人之旨意見時事之難言往往以是爲藉口然自爲保身之計如此之謀則可何取於盡忠報國之義哉向者朝廷舉恢復之師贊之者有人矣沮之者亦有人矣今焉用兵期月或勝或負已往者固不可復咎未來者豈可不說不諫哉向者小勝則賞用兵者而沮兵者獲譴近者小卻則往往咎言兵者而諫用兵者錄用小勝則督之進討小卻則戒之守禦儻守禦無功則又策將安出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議論紛紜訖無定說何以示天下之定向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勇氣使天下謀議之人模棱兩端皆不敢慷慨論議不過揣摩時勢以

求迎合而已非有斷然明白之謀也今兵端已開矣邊釁已成矣或追咎用兵之說或追悔沮兵之罰皆無益於事功譬如已發之舟中流遇風相與協力共濟危難可也豈可悔恨而縮手坐視其悠揚謂此舟不可行於風波哉況用兵之道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國家全有江淮兼有吳蜀地不可謂狹兵不可謂寡也亦緣和好以來兵久不用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舉事之初嘗試而用敗衄無功固其宜也今焉屢戰之餘某將為勇某將為怯某人為能某人為愚大略亦可見矣為大將者或不能盡護諸將當議黜陟可也拔卒為將自古有之況用兵之法賞不踰時罰不踰日或當罰而賞當黜而陞何

以感勵人心何以激昂士氣今虜騎侵擾淮甸而要害城壁皆未嘗破如和如楚如眞如揚虜人屢來屢卻皆未嘗得志於吾地今兵少處只當增兵地險處只當增戍未可謂淮不可守專爲保江之計也政緣國家和議之初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堠不明此爲失計久矣今旣絕和好百事可爲或屯重兵或修民兵仍詔詢問沿邊諸將不問偏裨小校但有計謀盡令投獻今日淮如何而可守江如何而可護某人曰可某人曰不可參酌其說擇而用之某人曰可則用某人假以事權責其成效且禦且守自此以往春水漸生長江以北水深土厚非戎馬驅馳之時少待數月以一州之長用一州

之人守一州之地要害去處建立寨柵州將教閱民兵軍將教閱禁兵使之守將協和軍民輯睦吾以熟人守熟地彼以生人攻生地人與地不相得客主之勢一可當十彼負糧而遠攻吾儲糧而待敵以逸待勞功力百倍藏攻於守審勢待時則吾事濟矣前日之亟戰既失之輕舉若今日之亟爲退保其失又甚於亟戰臣愚言狂直欲濟於事而已欲求效驗於將來而已若揣時勢以圖苟合以幸進用於一時愚臣所不敢也亦愚臣所不能也書生妄議如此惟陛下留神采擇取進止

論更化治本當以佹冑爲戒

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翦除姦慝朝綱清明下情無壅

此誠千載難得之時也轉否爲泰易危爲安正在今日
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相去不
遠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
譬如人有胸腹癖痼之疾累年堅凝膠固而不可去一
旦力加鍼砭幸而病除然氣血久耗百倍調護方保全
安所謂調護之方者何也元氣不可不實外邪不可略
侵今日國家之勢何以異此何謂元氣君子是也何謂
外邪小人是也今元凶旣殄陛下躬覽萬機厲精更化
萬萬無此然事當戒於未然之初不待論於已然之後
一治一亂皆有明驗人主公聽並觀則治偏任私勝則
亂政事歸諸外朝則治歸諸內廷則亂問諸百辟士大

夫則治問諸左右近習則亂謀諸大臣則治謀諸小臣則亂人主以一人之身應萬機之繁裁處事機有所未決虛心任下何損盛德雖堯舜之聖未嘗不資人以問然公朝之事當與廷臣公謀之不當有私人以議公政也臣惓惓愚忠伏望陛下當此更化之初豫防儉倖之進鑒覆轍之已失杜來事於未萌躬親政事委聽輔弼每日於退朝之暇或於內殿或於經筵時賜宣召執政大臣共議國事凡臣僚之章奏邊陲之便宜郡國之申明相與諮謀而付外施行之庶幾政事紀綱方當人心不出多門或所行有所未當則臺諫給舍得以辯爭正救於下不至如曩時有掠權植黨害政誤國之事矣

若用人稍誤則舊病復在是一佽胄死一佽胄復生也臣一介疵賤伏蒙陛下拔於疏遠付之言責深惟官以諫爲名事關治亂之大不敢不罄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裁赦

論從逆曦等人不許敘理

臣聞人主所恃以御天下者惟曰賞罰二柄而已使天下之人不愛其生而愛吾賞不畏其死而畏其罰而後可以爲國不然雖堯舜不能以自治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而解經者以爲忠厚之至功罪而至於有疑則罰當從輕賞當從重而後爲忠厚之事若功罪本無可疑而欲爲忠厚之事則是濫賞失刑適以自壞吾法

而已未有法壞而可以治天下者近者逆曦之事神人
共憤所賴宗廟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授首謂之天幸可
也一時士大夫之在蜀者或棄城而遁或離職而歸國
家平時不愛高爵重祿以待士大夫正望其緩急捐軀
效命若委而去之則國家何賴焉縱曰聖朝家法仁厚
不欲寘之重典亦當量其罪狀而加責罰今也或與之
遂便或與之還任不知他日外而邊境內而州縣脫有
風塵之警盜賊竊發之事誰不委而去之以全軀保妻
子哉當是時而欲行吾法必有指今日之事以為例而
議吾之不平者矣今朝廷以寬大為意姑曰恐為偽命
所汙遂宥其罪宥之猶曰可也使之復職還任可乎夫

僞命未汙望風而遁乃設辭以自解可乎曾論有言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士見危授命當此之時惟有效死勿去而已禍未及於己事未至於危而乃竊身遠避脫使兵刃在頸寧有如顏杲卿之罵賊者乎今也逃遁之人復使之還任其亦何顏以見吏民彼已棄城而復使之守城彼已離職而復使之任職他日忽有事變又將委而去之乎此猶可也如當時已受僞命或上表稱賀或領兵撫諭其背國從僞罪惡昭著之人尚復使之生於人世不知背國從僞而得不死則當更有何罪而後可死哉若背逆之罪置而不問何以教天下臣子忠義之節今虜寇在境兵備未撤惟以賞罰信必而奔走天

下之人臣愚欲望聖慈奮發英斷將西蜀從僞之人悉

置之辟其望風奔走之人且行罷黜庶幾法令精明人
心振起臣忠憤所激但知國法不可廢弛不敢有所顧
忌惟陛下留神省覽取進止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赤城集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巖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之民安
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黃童白叟莫不知有知
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
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尙仍其舊凜焉有
棟折榱傾之虞前令太末陳君汝政建門廡而聽亦未
皇暇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

月已未乃立木掤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縻緡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廩給不闕凡度工授材董以邑士周之純阮時中所以杜吏姦也五月將成君以勾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復累後人於是別儲所須若塗雘甃甓之屬俾主簿陳君武子訖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南向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其居也然今郡縣之官莫難於令泉穀所入有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矧吾邑爲台壯縣訟繁賦重曩者連數令無善去則脲仳令尤難也閒有所爲則未免科斂百出下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今君至之日未

久爲之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舶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茗油燭之需必計直入金於官葢其律已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雖難而易也歟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摭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弊獄於斯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黃巖浚河記　赤城集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間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

以達於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爲畎倍爲遂又倍之而爲溝爲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而至於四縣爲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爲溝洫之地取民者唯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爲邑爲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爲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爲埭以堰

水頗爲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爲羣挾梃持刃以破埭遂有鬬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啟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諸閘之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寖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啟而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閘之河使水有所豬不特河爲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啟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爲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尋又有

帥閫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爲令者以三年爲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遝又力所不給大抵趣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䘏卒由此也倘來者念淤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世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闤闠以環公廨歲久湮爲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後之爲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遺詩見赤城詩集三台詩錄今錄四首

潘德久有龍眠三馬而失其一俾予賦詩

三馬往往皆龍駒神駿肯與凡馬俱忽不見者其前驅定應飛上天之衢君得其二已有餘我欲與君分此圖駑才患多不患無四十萬疋將何如龍眠已往不可呼愈少愈貴宜寶儲

丁未廷唱

丹陛傳臚設九賓獲陪多士造君門談經已媿登前列射策何期動至尊未必熙朝無弊事從來逆耳是忠言雲龍風虎千齡會誓展愚衷報主恩

贈劉改之

名滿江湖劉改之半生窮困只吟詩人言季布恐難近

我謂鄭老眞吾師試令滿飲至酩酊愈覺高論生神奇
豪家有財不識寶貧者識之空嗟咨

奉酬于君寶

百年能閱幾番春寒暑推遷迅若神世事不平無切齒
人生相與戒亡脣挽弓尙欲張而弛尺蠖寧忘屈乃伸
多少英雄在方策長生不死是何人

古學彙刊卷四十八

台學統卷四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五

太府卿胡先生太初

赤城新志嘉熙二年周坦榜胡太初臨海人太府卿

台州札記寶慶會稽續志嘉熙二年周坦榜有胡太初注余老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三人豈名同耶抑本台人而由越籍貫耶按兩浙金石志余老當作余潛

按浙江通志是科只一胡太初注同赤城新志而會稽無其人其首載宋薦辟有胡太初注會稽人舉詞

學豈本兩人而寶慶續志誤合爲一耶攷張淏撰續志在寶慶元年乙酉越十四年乃爲嘉熙二年戊戌則胡太初之第進士登詞科皆非張淏原文益後人續補之誤也

福建通志胡太初寶祐間以朝散大夫知汀州事修郡學重建明倫致極堂御書稽古閣肇行鄉飲酒禮增儲均濟倉錢米以廣賑糶痲禁寨鋪兵並增給全分衣糧時閱射自給賞犒修城浚池纍平連城寧化劇寇

南宋館閣續錄胡太初字太初天台人習書戊戌進士淳祐十一年正月以國子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除祕書郎兼職依舊十二年正月知全州

按兩浙金石志紹興府進士題名碑三嘉熙二年周坦榜胡太初余潛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一人葢太初本越人而遷居於台者也宋時版籍無定即以所居著籍故徐中行由臨海遷黃巖赤城志即稱其子庭筠為黃巖人矣

遺書

晝簾緒論一卷 按此書百川學海學津討源百名家書皆有刻本 四庫全書入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四庫全書總目宋胡太初撰太初天台人端平乙未其外舅陶某出宰香溪太初因論次縣令居官之道凡十五篇以貽之後十七年為淳祐壬子太初出守

處州越明年復得是稾於其戚陶雲翔遂鋟諸版以

授屬縣其目首曰盡己次曰臨民曰事上曰察宋曰

御吏曰聽訟曰治獄曰催科曰理財曰差役曰賑恤

曰行刑曰期限曰勢利而終之以遠嫌條目詳盡區

畫分明葢亦州縣提綱之類也按州縣提綱四卷書不著撰人名氏

中臚列事宜雖多涉宋代條格與後來職制不盡相

合然其大旨以潔己清心愛民勤政爲急務言之似

乎平近而反覆推闡實無不切中事情世說新語載

傅氏有理縣譜其書不傳牧民者能得是編之意而

變通之則此一卷書亦足以補其闕矣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鑊湯以喻其煎熬僨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為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於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憚不敢易規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為十有五篇目曰晝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為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呶呶哉昔傳玫父子為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啟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胡太初述

晝簾緒論跋 張海鵬

晝簾緒論一書宋處州守胡太初撰凡十五篇皆專爲縣令言居官之法大要以清愼勤三者爲本按宋呂本中有官箴一卷首揭清愼勤三字 而一一皆究其流弊其所論事勢雖今昔不同而情弊無不可以例推者酒稅非今之令而燒鍋有禁牛驗茶麥牙契之類猶拘榷義役非今之法而偶有簽派甲訴不當轉及乙乙訴不當轉及丙往往借一事而逐層朘削吏緣爲姦坍廢逃亾刷具事故數目貲計申州郡乞蠲其額此憲司所必不能行者而甲首承催幹攬包納妄攤被追之弊偏僻小邑所常有縣之吏無恆產自給一身奉公百口待哺令雖率之以廉而姦

滑猾難防察況欲其給臺郡文移供需排辦專差諸費其財奚自而來臺幕郡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賓餞不周承奉不虔則職事相關之際稍有不慎因而獲咎此尤深悉爲令之難古今無異情者至盡己必廉勤臨民必公恕訟獄明慎而期限必信勢利之來以禮意相接嫌疑之遠以誠身爲本無不深切事情開陳爲政之要閱是編者洵足爲學古入官之助燭其情得其理雖爲令言而實非專爲令言也嘉慶甲子九月下浣虞山張海鵬識

晝簾緒論 節錄

盡己篇曰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孰不

知廉其要莫若崇儉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孰不知勤其要莫若清心雞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

臨民篇曰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為軏而行之以公恕斯得之矣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曰獎孝悌曰勸農桑曰略勢分令為近民之官欲通下情莫若大啟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其或有犯到官

哀矜體察照法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治獄篇曰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覘必親三曰牆壁必完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

賑恤篇曰旱澇傷稼民食用艱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成計貸若干官給文畧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市戶耳卻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糶但要有米可糶卻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廉平先君宰金谿兩年值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

知也按此則太初之父亦作令者不知其由何出身也父名余潛見兩浙金石志

少師葉西澗先生夢鼎

赤城新志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淳祐中爲祕書郎嘗因雷變進康澄五可畏之說前後奏疏累數十萬言語皆切直寶祐初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卒辭謝之咸淳間特拜右丞相不屑與賈似道同政力求去不允遂引杜衍單車宵遯例以行尋即其家起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趣行至嵊縣復引疾力辭且上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答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回之理益王即位召爲少師卯日航

海以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後二年卒于家

宋史列傳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嬖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闘六事同郡陽湯巾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

有伺隙之巨姦奇冢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强
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
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
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有無窮
之怨從之民湯稹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
萬載旗葡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
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邪
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
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閒去
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
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

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按續通鑑寶祐元年七月國子司業葉夢鼎進對言及三蜀易帥帝曰余晦有才夢鼎曰晦雖小有才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恐不勝任徐清叟亦言晦不可用帝不聽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尙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

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四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

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
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
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
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
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
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
與台州守項公來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
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
其罪也四川制置使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
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
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

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罷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
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
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實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
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
小萬無可伺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即
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敢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
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
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

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雜錄

庶齋老學叢談葉西澗寀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閽外喧鬧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閤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旣碎我巾又加痛捶公自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鞵腿綳自肩兩繖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

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卻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庭訓者行杖也）眾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黃文獻集書葉信公年譜後云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今宋史有葉夢鼎傳）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訓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詳竊意當

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没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
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
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
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
非吾徒所敢知也

宋景濂集題葉信公五帖後云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
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頗記先生以咸淳
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
使又不拜未幾召爲少師太乙宫使令第一帖第二帖
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遺正許君初權寧

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
知爲何時當在許令莅官之日計稍後於前帖爾第四
帖卽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
權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
姦直言峻行無譲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
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承
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
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
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

送葉鎮之釋褐授信州推官歸台州 宣化程公許季愈撰

滄洲塵缶編

天涯一見便綢繆二十年閒託兩優不以聲名誇衆儁
欲將文行輩前修懷章趁酌椒觴壽分幘還尋璧水游
蜀客念歸歸路梗卜鄰倘許傍丹邱

少師丞相信國公西磵先生挽歌二首　寧海舒岳祥舜侯撰　閬風集

宰輔平生望儒酸貴日同諸賢親盛德末俗仰高風道
喪悲歌鳳時乖歎臥龍經綸茲日泯憂愛與身終
咸淳無正史德祐少完人他日修公傳終身作宋臣淵
明還死晉高皓本逃秦壯士原無淚西風自溼巾

丞相葉信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爲萬鍾弗顧朋姦作相誤
國實多一辭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輕死生廉恥寧忤

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百年中不辱清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例按倚當作

遺文

南峯先生詩序 赤城後集二十八 按王所字叔喻號南峯咸淳元年進士嘗知高郵軍黃巖人

丁卯南峯先生王君以詩徵余序時方有君命未暇也後五六年訪余山谷中出若干首氣愈老律愈嚴視舊作不止一格客有從旁觀者曰人謂詩窮乃益工南峯其人歟余曰不然南峯雖窮於榮進之圖而不窮於固窮讀其詩自思古以下太槩崇理道貴名節尙芳潔愛幽閒客京洛無殘杯冷炙之吟居林下有傍花隨柳之

趣亦庶幾乎固窮之君子哉夫窮與達對而聖賢之論窮達於世俗殊原憲處貧而非貧琴張慕達而非達此可與知道者語余聞南峰嘗受教於鄉先正矣果能進於理之達而不戚於身之窮詩益工抑末矣按此文則南峰未嘗登第入官疑別一人非王所也

梓潼眞君行祠記 嚴州府志二十四

景定二年大比興賢太府寺丞知嚴陵錢侯即郡之桂華坊作梓潼眞君祠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甲者也介教授鄭君瑤以書來徵記曰惟嚴陵山水秀天下鍾奇產英魁儒相繼出志道義崇氣節不但以詞章名世也聲光蕩摩達於瞳昕瀨釣之區家誦書人業儒交

勉為士君子之行又不但以名第相炫慕也侯始至諗
其國俗而嘉尚之凡學宮俎豆之事庖廩之供必敬必
飭迺復經始斯役揭虔妥靈斬以相斯文福多士藝闈
設棘而祠宮適成郡六邑之彥雷動霧滃顧瞻與輪興
起風烈至有感吉夢而占上游者斯亦異哉余惟上以
德藝賓士士知自修而不斲上之知古之道也自科目
興應書自衒而古意日以薄顧復使大冠修劍者流聆
盼焉乞靈於神以志一得余始惑焉既乃訪之蜀盻稽
諸志諜則知神之生也世世以忠孝顯夫忠孝百行之冠
冕其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耿耿宇宙閒殆日
月並揭河漢同流風霆烈而山嶽峙也眉山蘇公所謂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
與是以神之廟食被西蜀人士嚴奉如錦官夫子諸葛
忠武祠歷千百載猶一日中更西事之擾黠寇暴客過
輒投戈羅拜是何威靈氣燄動悟人物如此秉彝好德
無間哲愚是必有以觸其天矣國家籲俊尙賢益將致
其爲臣爲子之大節明綱常以準世宏德業以庇民豈
唯使之弄鉛槧徼祿利而已今賢侯身勸爲鵠爾嚴之
士方衮衮上春官奉大對當思天高地厚中立此身君
親之報難窮忠孝之節易橈唯無負於君親卽無媿於
天地而亦不爲爾神羞此侯作祠之初意所以望爾士
者厚而垂教思遠也抑神凡四十化之說祝史傅會侮

聖瀆靈世未有明辯之者而神陰翼世教之意泯焉夫化者謂能神其道以化俗非如釋氏以幻爲化也故神之福善也惡者化而爲善神之佑順也逆者化而爲順神之好是正直也邪者諂者化而爲正直皆忠孝之感也洋乎在上必有監於斯言侯名可則吳越五王後丞相魏國忠清公嫡孫蓋世載忠孝云

遺詩見三台詩錄

瀛洲亭 在撫州

汝城高處凭危闌人在蒼煙縹緲閒下瞰無邊春境界西來第一好江山酒拈重碧酣詩思柳曳輕黃入笑顏閣老可能專此勝蛾眉花底又催班

武夷九曲棹歌和朱子
與窮九折更悠然棹轉船頭障去川留取洞中無盡意
桃花水暖鱖魚天

文簡趙方塘先生與票 父希聖 子孟貫

元史列傳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

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
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工甄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
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
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
敗卒章不忽木奏與票貪饕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
指權臣為虎者耶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
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
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
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
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
之黃巖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

謚文簡

同治黃巖志趙與票字晦叔號方塘西橋人宋宗室咸淳七年進士爲鄂州教授元伯顏渡江與票詣軍門上書勸以不嗜殺人且乞全其宗黨伯顏至京師以與票薦召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累遷翰林學士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大德七年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子孟貫字子唯知長興州州學在淨業寺南至元六年孟貫重修治海上有惠政民到於今念之

嘉業堂刊

樂郊私語州學在淨業寺南有至元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宗判皆受業於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行狀鄞袁桷伯長撰　清容集

曾祖伯泳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亭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熙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爲台州黃巖丞家於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育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爲朱文公高弟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芟奪迄於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聽謬妄東南後進咸尊太常與黃榦氏竝於公爲伯祖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爲楚上流歲備武不懈公視邊將玩弛而咸淳士大夫率恥言

邊事乃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爲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巴延郁松年按舊作伯顏公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罔主棄背信好事一一至爾今得冀如藩臣歲奉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書丐返田里會太臣有奇公狀貌告於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巾深衣見於上京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

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爲十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輕征斂厚風俗爲急而未復以存活趙宗爲請十六年入翰林爲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丘壟常忽忽不樂秋風倚楹懷悲故鄉擁衾障袂聲出金石非復以宦達爲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朞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

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以南括責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當作殖）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綏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天子以爲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爲臣道臣强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爲兌爲金其著尤異告在姦臣擅權今已執告而宸斷未果願早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閱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干學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博果密（松年按舊作不忽木案元史本傳作不忽木）復爲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養上曰得非指

僧格松年按舊作桑哥爲虎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賜紬帛粟餘勿爲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沈斷非眞忤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綏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爲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閒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費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缺乏廢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嗇猶豐絜盡力如舊體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於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毫宿閒計貲與之歲久不至後亦

不問其受欺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爲方拙曁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弔哭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爲可媿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爲標準達官高胄皆俯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淸曠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爲伊洛源委惟趙公爲眞似詎以知太常之學爲可信至公爲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於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斂篋中裝歸其婦翁繼娶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

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賓以公歸朝廷久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蒙古學教授孟貫以廕入官孟賓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楠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楠狀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墓誌銘　高唐閻復子靖撰　元文類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於里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

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賓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閒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眞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正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籔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剴切無隱而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

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爲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廪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胳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徵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閫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節惟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覲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必疏數翕訿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推計慮非探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

世力請於朝而復其役贖娟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媿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槀中裝於婦翁繼娶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賓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以知文王之

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
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其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
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知衣敝策駑內
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謇謇九關王人殞魂維帝
有訓四方於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亚環麓茂一息以
往緊界之豐維時之迺尙詔後人以封以崇
光緒鄞縣志趙希聖吏部郎師雍子嘉熙改元主鄞縣
簿首白宰上之府請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
如南軒張宣公晦菴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

公未祀於學寧非欠闕遂併力舉茲事合祠四先生於學仕至宣教郎史館校勘

按燕恭懿王德昭六世孫子英始家黃巖稱西橋趙氏子伯洙孫師雍曾孫希聖元贈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希聖生與罴與罴生三子孟實孟賚孟貫孟賓累官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孟賚字仲頁溫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以子由欽貴贈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孟貫通議大夫祕書卿孟賚生四子長由鑑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由欽寧海縣丞調頫上縣尹次由鑰孫五人宜滚宜汝宜涿宜洋宜灑見黃溍都事趙府君墓誌銘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縣尹許具贍先生廣大

兩浙名賢錄許廣大字具贍天台人舉進士授慶元路昌國州判官再授武義縣尹俱以廉能聞至正九年調知鄞縣平差徭辨獄訟禮耆德獎後進歲旱禱雨輒應民歌誦之稱爲許父

浙江通志許廣大字具贍天台人登進士第授慶元路昌國州判官再授武義縣尹俱以廉能聞至正九年調知鄞縣平差役嚴程限有事不遣吏卒惟親署一帖俾相傳遞民無不如約者有訟訴必親折吏莫能售其姦本成化四明郡志按今祀鄞縣名宦祠

光緒鄞縣志許廣大字具贍天台人成化志登元統進士

授慶元路昌國州判官其地接海人乏禮讓爲興學校作岱山書院慕學者甚衆陞武義尹台州府志至元九年按蔡後至元止六年當作至正調知鄞縣平差役嚴程限有事不遣吏卒惟親署一帖俾相傳遞民視署緩急無不至如約者有訟訴必親辨析吏莫能售其姦新先聖廟復甬東書院禮耆德成化志增諸弟子員段天祐學記倡文會作新士類鄭眞撰陝剛傳十三年夏旱躬禱天井龍潭泣拜良久龍於中流出一爪拏巖石上光耀閃爍衆皆覩䰟下山未半雷雨大至廣大冒雨跣入城明日四郊霑足民歌頌之未越月以疾卒成化志

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青田劉基撰　赤城後集按此文誠意伯文集不載

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縣尹許君卒于官其配葉氏既以柩歸葬天台越明年乙未夏五月鄞父老以董先生朝宗書致鄉貢進士楊君彝所為行狀于劉基願立石記尹遺愛請為之文基于許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輒悲不能勝其六月董君使來趣文且曰鄞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為可以傳信於人子必速為之乃序而系以銘君諱廣大字貞贍世為天台人曾祖德著祖文的皆業儒父嗣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惟好讀書稍長能屬文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判官辟行宣政院掾史再授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

所至以廉能聞其爲武義時嘗奉府檄攝尹金華金華
武義民爭尹訴憲府累日乃以君還武義未幾毋宜人
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闋如京師時盜起海上連歲莫能
討國家深惟民之陷于非辜咎在有司乃更嚴考課法
命大臣各舉可郡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
朝臣多以君薦以慶元爲浙東劇郡且薄海與盜最密
邇乃奏君尹鄞君至則先平差役與民約以鄉都大小
分次第較厚薄以均重輕量遠近以命程限罷吏卒弗
遣有事則親署于帖俾都相傳遞令如約來民視署緩
急如署至同官或有爲而君有故不及署則皆疑弗至
須君署乃至民有訴訟無不聽必召使來前親與辨析

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雖倦僨無所苟獄訟租賦有
下于鄉悉如前約羣吏皆旁睨束手立無敢容一欬大
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業無意外費於
是新縣學先聖廟復甬東書院延師教子弟月朔望必
親視廩膳講業闡明倫理敦篤行義優禮耆德獎拔後
進期以實效鄞士習爲之一變其他如湖閘水利農桑
常平無不悉心以求合于民情土俗之宜故爲鄞五載
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閫命供軍
實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又樹柵捍江浚隍築城百
役並作君令其民均力從役毫髮不容有所私事有所
不可卽挺身呈利害雖數忤上官意弗憚無何遂得罪

于分省左丞（棻按謂方國珍）命君以軍資入海而不與之師及
諸軍遇賊潰散獨責君令償所失物欲致之死鄞老幼
皆號泣詣閫訴帥爲解得稍緩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復
署尹事癸巳夏旱君親詣天井潭禱即大得雨未越月
部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頓于地舁歸卒年四
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孟浩次庶
出曰鄞生俱幼女三人君爲人厚重嗜好飲食衣服可
而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剔煩宂故事至無大小弗
滯處患難人不見其憂爲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效
不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弔且賻自
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其

鄉銘曰

天子有民不能徧治爰命庶臣代之撫綏彼頑弗意矯誣以欺俾帝赤子鞠爲癰疲令徇我欲羣情乃離誅求賷繁怨儥是滋民視官猶狼去之恐遲矧伊死矣而弗殄厥思嗚呼人鑒孔昭嗟爾有司溫溫許君弗矯弗隨因民所好順以導之禁其虺蛇鋤其棘茨俾耕俾穫罔或失時諄諄誨言如父訓兒豈無鞭箠匪教曷施肆不俯于彊而挺于嬴用悠厥貞克終靡墮四明之山猗于海湄昔尹在鄞鄞人熙熙今尹亡此胡能不悲維山蒼蒼維木猗猗尹往莫追爰樹之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勗爾後來視我銘詩

重修鄞縣學記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

史院編修官段天祐撰并書　翰林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　碑
在縣學　鄞縣志金石

鄞舊有學至大二年燬於火皇慶二年同知慶元路事張伯延始興復之泰定三年縣尹阮周翰稍加綴緝而學事粗備事具前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伯長先後二記歲月滋久繕修不繼日就摧壞棟宇傾壓垣壁穿圮莫謁講誦荒略苟簡至正九年天台許君具瞻以守令選奉旨賓來爲尹顧瞻惻然曰是學之廢乃至爾邪吾忝以推擇而來凡縣事所宜致力者必於是乎先明日計所費首出家帑以倡僚佐景從人士風趨購材鳩工土木具舉不再閱月仆者起傾者正橈者腐者摧拉者莫

不煥然堅緻完好矣既又搏餘貲以製祭器禮服增置弟子員餘百人延師教之復勸邑民之好義者施田如干畝以給祭祀若師生膳飲爲文會第其高下立賞格置酒如鄉飲禮以盡激勵之道由是學事始大備斯役也教諭童啟訓導袁士元趙復崔植實左右之遂謀礱石紀其顛末而天祐適至因族來請爲文天祐惟學校之設尙矣先王所以篤天倫淑人心厚風俗者舍是無他道焉自周官賓興之法廢而天下後世之□政者一切從事具文間有用心其職者亦不過規規焉記誦文辭之末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有舉而行之者也世道之降亘有以夫國家敦崇文治荒陬僻壤有

州縣之名者未嘗無學明詔每下學校必爲首稱設科取士又專以經明行修爲選宜其可以比隆三代矣而教化之盛猶不能無憾焉者何哉奉行者非其人焉耳許君進士起身歷任州縣所至以詩書禮樂爲治今又膺朝廷重寄以來其留意學校者豈止於區區土木丹雘而已哉表章斯文作新多士必次第有其道矣三年政成鄞學人才爲淛南冠他邑聞風而興駸駸古道之復斯天祐所重望也許君名廣大九月十有六日記

台學統卷四十九